



游刃有余

——评《庚子年笔记：凌鼎年微型小说新作精选》

熟悉凌鼎年的人都知道，他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第一篇微型小说开始，已深耕微型小说这一文体近半个世纪。2020年是农历庚子年，因为疫情，他在家的时间多了，也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创作。这一年他写了217篇，40多万字，这本《庚子年笔记》便是他2020年的微型小说新作选。

笔记体小说包含中国传统叙事的多重形态，既与传统的民间故事、传奇小说、寓言、叙事散文、抒情小品、传记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和语录、日记、诗话、志书等著作体式“杂花生树”，具有形式灵活、玲珑多样的审美特征。凌鼎年以“笔记”命名其微型小说新作，是深谙其中三昧的。《庚子年笔记》包含历史篇、宫廷篇、文化篇、近代篇、异域篇、民间篇、武侠篇、情感篇、动物篇、荒诞篇、法制篇共计11篇章。这些篇章既有题材、内容、时代、地域的区分，又有形式、技法的不同，体现出凌鼎年创作的收放自如，八面玲珑。

历史篇是这本书中篇数最多的部分。凌鼎年写春秋时期的墨子守城，写张骞与匈奴女人的故事，写张议潮率部回归大唐、写镇国公崔西铭的故事、写李

自成兵败山海关与瘟疫的关联；也写劫道土匪知恩图报、写广济和尚树禁燃指碑、蒯立德蝗灾期间巧平粮价……这些历史题材的微型小说或取材于正史，或取材于民间传说，或取材于地方志书，或取材于方言俚语，不一而足。在人物的塑造上，或忠于历史本来面目，或故事新编，或考据翻案，在有限的篇幅中腾挪跳跃，令人目不暇接。

宫廷篇从广义的角度而言，应该归于历史篇。但凌鼎年将其单独列出，通过《微服私访》《传国玉玺》《寻找建文帝》等权谋争斗的微书写刻画了皇帝与臣子的群像。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近年来兴起的网络宫斗类型小说的关注。同时也让我们注意到，在网络小说越写越长的趋势中，微型小说在有限篇幅内创作类型小说自有其“滴水藏海”的审美趣味。文化篇、近代篇、民间篇、法制篇四部分的微型小说可以看作是凌鼎年对近年来理论界热议的“文学地理学”的一种创作回应。凌鼎年通过《花坛花絮》《园林之殇》《杨将军碑》《斗鸡》《捧角家》《琼花大使》《鬼市》《弄级名人谭老三》《认养古树》《昆石收藏家》等系列微型小说构建了娄城的地理书写，向我们展示了娄城的历史人文、法制生态和今昔变化，堪称尺幅连缀而成千里江山图。

史人文、法制生态和今昔变化，堪称尺幅连缀而成千里江山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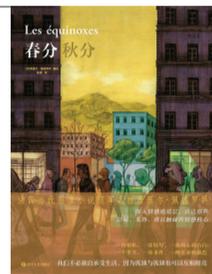
异域篇、武侠篇、情感篇、动物篇和荒诞篇则通过不同题材的微型小说探讨人性与情感。《水源污染事件》中哈森医生实事求是的职业道德将两个部落的战争消弭于无形，凸显了人的理性的价值。《拜师》《冷家四杰》《结拜兄弟》等微型小说将江湖人士置于名与利、忠心与爱情、生与死等矛盾之中，书写人性的选择。《三个和尚续篇》《农夫的儿子》以故事新编的形式展示了人性的自私与自大。《彼岸花》《离婚于人间四月天》《瞒报年龄》《相亲》则反映出作者对重情感精神与重现实物质两种不同婚恋观的鲜明态度：完美的婚姻爱情应以三观一致为前提。从这些微型小说中，我们可见凌鼎年在探索微型小说艺术形式多元化方面所作的尝试与努力。

要言之，《庚子年笔记》让人不仅有“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的感慨，也可以看出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凌鼎年对微型小说的认识和创作已然进入“八面玲珑得月多”的境界，值得庆贺。

选自《学习强国》



《春分秋分》



春分秋分这两天，白天和夜晚一样长，世界在光明和黑暗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但这种平衡转瞬即逝，如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故事在四个季节展开，以四种画风呈现。面对各种生活处境、生命课题，拥有各自心灵状态的人物交织出场，不平衡与平衡互相碰撞，孤独与孤独互相照亮。谜题也许永远无法解开，但我们可以凭借着这光亮继续走下去……

作者简介西里尔·佩德罗萨，法国漫画家，独立创作的作品有：《三个影子》《葡萄牙》《黄金年代》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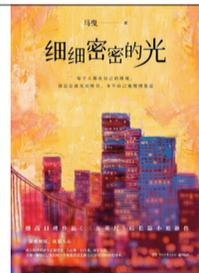
《郁达夫短篇小说精选集》



《郁达夫短篇小说精选集》共分三册。第一册《沉沦》，选取1920年至1922年间，作者去日本留学创作的9篇作品。第二册《春风沉醉的晚上》，大致涵盖了作者归国之后，从1923年至1926年的一段四处流转的生活，共计15篇。第三册《过去》，则是1927年之后，作者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创作阶段。以上三个时期，代表了郁达夫创作的三个不同阶段。

作者郁达夫，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五四”时期，郁达夫开创引领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浪漫主义流派。

《细细密密的光》



小说围绕律师顾晓音和医生谢迅的爱情、现实境遇和人生选择展开，渐次呈现大时代背景下两代人的成长、迷惘和困惑，以及对人生的探求和追问。温暖细腻，抚慰人心。淡淡的感情下是心灵的相惜，是喧嚣的红尘中同频率振动的灵魂。两个活得认真努力的人，因为少了几分世故，所以多了几分坎坷，少了几分成功，在鲜花和虱子并存的生活中，他们带着自己都不见得意识得到的执着和理解，让彼此没有相互错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却总会被光亮吸引，身不由己地慢慢靠近。

作者马曳，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已出版作品：《此岸》《三万英尺》。

曹文轩的“少年志向”



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大家里，曹文轩是被读者广为熟知的一位“旗帜性”的人物，其作品多样，不少堪称经典。

许多人一定好奇，这位有着“北大中文系教授”头衔的作家，缘何从事了儿童文学创作。我想，除了他从青年时代起便热爱这项事业外，恐怕在所有的作品创作中，儿童文学最与他的心灵相契合。就好比有的作家一生耕耘于中篇小说的园地，而有的作家则是短篇小说的健将。曹文轩在儿童文学领域自由驰骋，并将其作为一生宿命般的执着与追寻。

有评论家说，“文学作品永远都是作家生活的翻版。”这句话大抵是不错的。生命如溪水长流，从单纯到成熟，从成熟到迟暮，大概每个人都有过甜甜的美梦，但成年后的我们，想必都淡忘了这样的梦，也很少再做这样的梦，尽管我们都是从孩提长成大人，可像曹文轩笔下美好的童年之梦，都哪儿去了呢？

曹文轩曾说，“文字构建的屋子，是我的庇护所——精神上的庇护所（《水边的文字屋》）。”就是在这样的“庇护所”里，他娓娓动听地讲着孩子们喜欢听的故事。我也喜欢这样的故事、喜欢他笔下“村哥儿”这样的少年，更想像曹文轩那样，永远保有少年的志向。

《火印》《根鸟》《穿堂风》《草房子》，都是书写极具美德的少年——坡娃、根鸟、橡树、桑桑。他们有生在和平年代的，也有生在战乱时期的，即使经历着孤独和痛楚，甚至有过的贫穷和苦难，都不乏勇敢和纯洁，用善良与坚忍烛照了少年应有的志向，那就是：靠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让生命更加美好。还有《篱笆院》里单纯善良的姑娘、《红枣儿》里爱憎分明的香菱、《叉》里敢作敢当的大满、《红葫芦》里沉着勇毅的湾、《采芹》里娇美多

情的采芹、《天空的呼唤》里坚韧不拔的白鹅……

作为一个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我曾经在课堂上学过冰心和叶圣陶等大家的儿童文学，课外读着郑渊洁和洪汛涛写给孩子们的故事，又沉浸在陈伯吹和葛翠琳的童心世界。曹文轩的作品，比前几代儿童文学作家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取材也更为广博，除了他自身的写作才情外，我想更主要的是，他不仅仅把儿童文学局限于只给某个年龄段的孩子看，那样会变成一种“裹足性”的自我拘泥。他有意让儿童文学视野变得开阔、格调变得高亢，并努力使之“经典化”，不但提升了儿童文学自身的品格和尊严，也在经典化的道路上做着不懈努力，由此奉献了多部精品。

我不敢以几部作品来定义曹文轩儿童文学创作的整体风貌，但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弥漫着诗意，或曰“诗意的浪漫”。他曾说，“我的小说标准很简单，它不是诗，却应当具有诗性。我愿意我的作品永远具有诗性。”正因为有这样的追求，才使他的创作超越了儿童文学所要求的一般水准，而以诗化的语言、诗化的意境，把故事讲给儿童，这是难能可贵的。以中篇小说《蝙蝠香》《穿堂风》为例，字里行间竟散发着以孙犁先生为代表的“荷花淀派”的清新，孩童的灵魂、孩童的意志、孩童的品格，都拔节出一种昂扬向上的美德，既是青少年应有的品质，也是成年人应该具备的德行。

我想，这或许和曹文轩出生在水乡（江苏盐城）有很大缘故吧，而且他自己说过，“我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我写河流、麦地、芦苇荡、帆船、小桥，自然得心应手（长篇小说《火印》前言）。”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文学基因，他的文笔才有了

水之柔美、水之灵秀，再淬炼成诗，不仅让读者对《蝙蝠香》里“村哥儿”这样的留守儿童的孤独和苦闷感同身受，更让文字如涓滴细流，给心灵以长久的文学滋养，而在多部小说中出现的“油麻地”，或许已经是他温暖的“文学故乡”了。

许多作家感叹，儿童文学不好写，其实，哪一类作品写好了都不容易，都得搜肠刮肚，都要绞尽脑汁。儿童文学因为阅读对象相对比较固定，又担负着启蒙童心的职责，所以写起来更费思量，更需要作家怀有良知和担当。好的儿童文学，不仅仅只讲一个孩子们喜欢听的故事，而是要锤炼有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品质——这品质既关乎文学，更关乎心灵。我觉得，曹文轩心里一定“住着”一个特别擅长讲故事的神奇少年，能揣摩到同龄的孩子们想听什么、对什么感兴趣，使他写起来得心应手，佳作迭出。

巴金先生曾经致信冰心先生，说“思想年轻的人永远不老。”我想，儿童文学作家或许都有这样的生命状态吧。有一颗爱孩子的心、有一份愿意与孩子交朋友的情感，才能把全部的热情交付手中的笔，为孩子们真情书写。曹文轩有这样的感情，才塑造了一个个纯洁、勇敢、智慧的少年形象，也镌刻着他自己的童年背影，更熔铸着他生命道路上的独特体验。当我们在这样如水般流淌的文字中回味童年时，定会感到一种久违了的单纯和明朗。

2016年4月，曹文轩捧得“国际安徒生奖”，在颁奖典礼上他说，“写作便是建造房屋。我是在为孩子写作，在为孩子造屋……既是为我自己，更是为那些总让我牵挂、感到悲悯的孩子们。”这段话，可以看作他为孩子们写作的初心，守着这样的初心，他的少年志向永不衰老。许玮